



语言学经典文丛



上古音系

(第二版)

郑张尚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经典文丛



上古音系

(第二版)

郑张尚若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音系/郑张尚芳著. —2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44-8423-7

I. ①上… II. ①郑… III. ①汉语-上古音-研究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3496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陆弦

上古音系(第二版)

郑张尚芳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635 1/16 印张40.5 插页5

字 数 580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423-7/H·0280

定 价 124.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出版说明

上海教育出版社成立六十年来,出版了许多语言学专著,受到学界的欢迎。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从历年出版的著作中精选了一批,辑为“语言学经典文丛”。《上古音系》(第二版)原为“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的一种。此次出版,我们按照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国家标准,对编入文丛的著作进行了体例等方面的调整,还对个别差错予以改正。其他均保持原貌。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年8月

出版者前言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之一。本丛书于1990年春由游汝杰(复旦大学)、张洪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和唐发铨(本社)策划,并开始组稿和编辑工作。当初拟定的丛书编辑宗旨如下:

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摆脱传统小学的樊篱,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许多领域在海内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

1992年6月组稿者将丛书的编辑宗旨、计划和撰稿人名单告知当时在美国访问的朱德熙先生,请他为本丛书撰写总序。朱先生十分赞赏丛书的编辑宗旨,并且认为撰稿者也都是“一时之选”,欣然答允为序。孰料朱先生病情日益加剧,天不假年,未及提笔就不幸逝世。丛书的总序也因此暂付阙如。

从2000年开始,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荣(本社)也参加了丛书的编辑工作,编辑和出版的方针也有所调整。本书原拟五年内出齐,结果未能如愿,因为有的作者忙于其他工作,未能

按计划完成书稿；有的作者虽然已经完成书稿，但是希望有时间反复修改，使之完善，而不想匆匆交稿。考虑到学术研究需要艰苦的劳动和大量的时间，限定出版时间，不利保证书稿质量。又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学无止境、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丛书的出版工作也应该是册数开放、不设时限、常出常新。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不设本丛书终止出版的时限，即没有出完的一天。我们不想追求轰动效应，只要优秀书稿不断出现，我们就不断出版。

本丛书将成为一套长期延续出版的丛书。希望本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方针，能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有所贡献。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10月

Preface

The se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planning of the series and the soliciting of contributions began in the spring of 1990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Rujie You (Fudan University), Hong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and Fanao Tang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who were brought together to edit the series by such following common grounds.

Not until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20th century could Chinese linguistics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and enter its modern stage. Since then,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en years, rapi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various different field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onsiderable wealth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cumulated. The series tries to present these achievement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June 1992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apprised Prof. Dexi Zhu of the target and the policy of the series with a name list of contributors and invited him to write a preface for the series. Prof. Zhu appreciated the target of the series and the contributors, and promised to write a preface. But his cancer situation turned worse and worse day by day, and did not allow him to write it. So the preface remains unfinished, it is a great pity.

Prof. Liu Danqing of Sciences and Mr. Zhang Rong, the editor

of the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joined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rom the year of 2000, and the policy of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has been adjusted since then. We planned to publish the serials within 5 years at the beginning, but the plan was not realized because some authors were too busy with some projects else, and did not finish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while others who had finished the manuscripts would like to revise them to perfect. Considering academic study needs hard work and a plenty of time, if we set deadline, the quality could not be guaranteed, and it is the feature of academic study that there is not limit to knowledge and the old should be weeded through while the new should be brought forth, we will not restrict the number of series volumes and their dates of publication. We would not like to pursuit sensational effort,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publish qualified manuscripts whenever we have.

This series will be published successively in China. We hope our policy and publication woul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healthily in China.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上古音系的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上古音系的根据和方法	3
第三节 上古音系的研究范围和音系性质	5
第四节 亲属语与方言在古音研究中的作用	7
第二章 上古音研究小史	11
第一节 上古音研究概况	11
第二节 上古音内部的分期问题	32
第三节 音节类型研究	36
第四节 声母系统研究	43
第五节 韵母系统与“声调”研究	57
第六节 上古拟音的应用	67
第三章 上古、中古声韵母表	72
第一节 上古声母表	72
第二节 上古韵母表	73
第三节 中古音系声韵调表	74
第四章 上古声母系统	77
第一节 概说	77
第二节 基本声母	85

2 上古音系

第三节	复声母结构	114
第四节	后垫式复声母	125
第五节	前冠式复声母	144
第六节	前冠后垫式复声母	157
第五章	上古韵母系统	161
第一节	韵母与韵部的分别	161
第二节	元音系统及韵母组合	164
第三节	“介音”问题	173
第四节	元音长短与“等”	176
第五节	不同收尾的韵部和韵母系统	192
第六节	六元音的异部通变	200
第七节	后置韵尾和声调的形成	209
第八节	古音演变小结	228
音表		233
第一表	郑、高、王、李四家上古声韵母对照表	233
第二表	郑、高、王、李、邵五家中古声韵母对照表	253
第三表	汉字谐声声符分部表	262
第四表	古音字表	268
第五表	藏缅柬泰文字字母转写表	602
参考文献		603
附录一	上古喉冠 l 声母的腭化	613
附录二	上古韵类与分韵字表	617
附录三	上古诗歌标音 示例——《关雎》	632
后记		633
再版后叙		63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上古音系的意义

上古音系所研究的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音节结构,包括声韵母内部的组合结构、变化和变化的功能,以及它与《切韵》系统联系的规律(语音演变规则和发生机制),乃至在方言与亲属语言音韵中的反映。

我们研究上古音系,是为了了解汉语语音史的源头状况,为了解释上古文字和文献中各种不易理解的语音现象和与语音相关的词汇、语法现象;此外还为了进一步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一些现象的来龙去脉。

前者例如甲金文中“立”与“位”通用及“史/吏、异/擧、老/考、益/溢、茶/荼”等字的转注关系;“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的异读关系;“各/洛、监/蓝、谷/欲、每/悔”的谐声关系等。又如《诗经·关雎》“左右采之”与“琴瑟友之”叶韵、《诗经·燕燕》“远送于野”与“泣涕如雨”叶韵、《诗经·击鼓》“爰居爰处”与“爰丧其马”叶韵之类后人觉得费解的押韵关系。此外还有有关构词构形的四声辨义,以及“吾/我、汝/尔”之别等等。

关于后者,也有人以为研究方言语音的源流,只要从《切韵》去理解就够了。实践表明,那是远远不够的。只凭《切韵》解释不了方言遗存中的上古音层次,连北京话“脸”读 liǎn、“踝”读 huái,广州话“连/联”不同音都解释不了,更不用说分析客方言“偃”就是“我”、赣方言“莞”就是“株”的古音遗留现象,以及闽方言为什么“有”说得像官话“无”一样之类的问题。

当然,《切韵》音系更解释不了“手、首”同音之谜,如果上古也像中

古《切韵》音那样把这二字混为一音，古人可怎么分得开“斩首”和“斩手”？这要弄混了可是性命攸关呢！所以可以说，凡是把“首、手”拟为同音的上古拟音系统，它的声母系统设计上就是不完善的，存在着拿中古音往上推的弊病。而一个好的上古音系拟测还应该对《切韵》音系所具有的问题都有所解答，例如“四等的起源”“三等韵为何特多，并且要分三类”“声调的起源”“平声字的数量为何超过其他三声的字”等等。

所以，上古音系的研究对于汉语史、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非常重要，对于研究古汉语其他学科如文字、训诂、语法，以及汉藏比较语言学也都很重要，此外对于涉及汉语古文献典籍的古典文学、哲学、考古学、古史地研究，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古民族语研究，古译名学、古地名学研究等方面来说，也都是少不了的。

有些水平很高的文史学家的考证文章，因为所取古音拟音不可靠，或以今代古，就不免引出错误的论断，令人惋惜。例如说“胡”是“匈奴”的急读或“匈”字失去韵尾的变音，那就是因为不知道“胡”上古声母为 [g]，韵母为 [aa]，也不知道“匈”古属清擦音、“胡”古属浊塞音才这么说的。讨论匈奴而不明其汉代读音，怎么能得出足以服人的结论呢？高亨、李镜池先生都是训解《周易》爻辞的大家，却都说“明夷”通假为“鸣鵙”，此说并且被《汉语大词典》所采用。“夷”通“鵙”不错，可他们不清楚“明”古属阳部，读 [mraŋ]，“鸣”古属耕部，读 [mreŋ]，其韵母之别犹如今之“忙”与“鸣”，是不便于通假的。这两字要到中古“明”转到梗摄后才能相通，不能随意推至上古（“明夷”实即“明鵙”，指锦鸡，“明”谓其毛羽鲜明，亮丽夺目，本无须以通假释之）。又有人以周代景王、敬王相继，说周代已有以音高为特征的声调且其辨义功能巨大，其实上古“景”属阳部，“敬”属耕部，元音不同才是两者的主要区别，“景”也是到中古转梗摄以后方与“敬”音近的。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8）释“歲鼎”为夺鼎，说“戊与夺音近可通用”。实际上“歲”所从声符之“戊”其声基属喉，“夺”声基则属舌^①，无由可

① 声基，指声母的基本辅音，不包括前冠音。甲文“歲”本近“戊”，《说文》作“戊声”是误据“歲”“戊”都有 s-冠音。

通。黄侃《尔雅音训》说：“古字义相反者多同声：天地、男女、生死、阴阳、玄黄、鳏寡、古今、多少、好恶、文武、明晦之类皆是。”依谐声分析看来，其中“陰陽、天地”皆前字属喉音后字属舌音，“多少”则前字属舌音后字属唇音，都不宜用为同声之例。黄氏此乃就中古音立论，不合于上古。黄氏大家，亦不免受累于后代之音。所以科学的上古音知识对于一切与汉语史有关的领域都是必需的。

第二节 研究上古音系的根据和方法

古人早已逝去，怎样研究他们的语言，又怎样证明所得结果的可靠性？我们研究中古音尚有《切韵》一系的韵书、韵图，如《切韵》《广韵》《集韵》《韵镜》《七音略》等可作依据，那么研究上古音依靠什么呢？

我们认为，古人虽然已经逝去，但是当时的语音现象总会反映在文字上，反映在相邻语言的借词和对音中，并可能会在后世方言中留下遗迹，所以可以根据这三个方面的材料来探索。幸得我国文字发生甚早，并留下丰富的古文献（尤其是地下发掘出来的未经改窜的文献），又幸得语音演变发展有规律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通过内部、外部互证的方法来研究上古语音。有人说研究上古音是画鬼魅，那是误会，画鬼魅全是凭空想象的，我们则是像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复原猿人和恐龙那样进行科学的研究。根据科学规则，一颗牙齿、一鳞半爪都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生物的面貌，更何况我们研究古音的材料是那么丰富，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是那样地长足发展，复原上古汉语音系的面貌是完全可以科学地实现的。

研究上古音系，在内部可以根据以下资料进行研究：

1. 古文字本身的谐声、转注（即“立/位、史/吏、老/考、益/溢”这类由同一字根分化的同源异式字）现象。同声符及同字根的字，其读音自应相同，或者相近（作为其变式），可排成一个个谐声系列，这是最为重要的、基本的根据。《说文》有些谐声定得不准，可依甲金文校正，但许氏所定至少可表示其汉代读音较相近。

2. 古文献中文字本身的通假、异读，以及先儒训释中的读若、直音

等材料。异文、声训等经严格甄别后也可作为旁证。

3. 《诗经》《楚辞》等古诗词韵文叶韵的归部,它们划出了韵母的押韵范围,反映了韵母间的相近关系。

4. 中古《切韵》音系与上古韵部、谐声系统间的语音分合所表现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是推定上古音类的主要根据(尤其在韵类分等开合方面)。

5. 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古音遗留层的探索。

清儒的古音研究偏重于《诗经》韵读,但韵读只能得出《诗经》叶韵的韵辙系统,他们所分出的韵部也还只是属于语文学范畴,是一种对上古韵文进行分“韵”(rhymes)的研究,而并非是上古“韵母”(finals)系统的研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自然不可能进行音系分析,得出上古韵母系统的全貌,更不可能了解声母系统。当然,清儒的古音学成就也多立足于《唐韵》与古韵的比较,所以上面第4条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语音的演变非常有规律,《切韵》系统又是汉语史上已被确认为文学语言(书音)的音韵系统,并且已有比较可信的拟音,可以通过《切韵》系统与上古谐声系列及韵部的比较研究其分合变化关系,从而推定上古的声母、韵母系统。要知道汉语古代虽也有方言,但文字主要反映文学语言,故而雅言书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书音音系基本结构也是一脉相承的。上古和中古之间语音有规律的继承,使我们研究和构拟上古音系成为一种可能。

研究上古音系,在外部可以通过相邻地域的非汉语文献中的译音与借词来印证,尤其是梵文和中亚古语的译音。例如梵文 buddha 汉代译为“浮屠、浮图”,可见当时“浮”读 bu,“图、屠”读 da(1923年汪荣宝的名篇《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就是依据梵汉对译、中外古译名考定“读歌戈收 a 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 a 者,魏晋以上之音”); hinduka 译为“天竺、身毒”,可见“天、身”当时的声母为 h。又如德宏傣文“午”s-ŋa⁴、“未”mot⁸、“戌”met⁸(西双版纳 sət⁷、克慕语 s-met)显示了十二地支借词中的古声母。又如朝鲜文、日本文、越南文中除了具有全套的中古汉语对音外,都还含有上古汉语对音层次,例如:

朝鲜文:锁 soai,磨石磨 mais,器 kurus

日本文:麤 tana,郡 kuni,假借 kasi

越南文：蛾 ngai, 磨 mai, 瓦 ngoi, 刷 loat, 针 kim, 井 gieng
它们都可以相互比证。此外还可以观察汉语中的外来词, 例如“酪”本指醋, 其乳酒义系借自狄、匈奴的 a rak; “鳄”出日南, 则可比较越南文 ngac[ɲak]、泰文 ɲuak。

外部比证材料最需要重视有古文字的亲属语, 尤其是藏文、缅文、泰文中的同源词, 例如^①:

	汉语古音	藏 文	缅 文	泰 文	孟 文
巷	* groongs	grong 村庄、市镇	krongh 路	glɔəŋ 路道	glong[klɔŋ] 道路
江	* kroong	klung 江河	khjongh 河溪	glɔəŋ 河港、渠、路	krung[krəŋ] 河川
谷	* kloog	grog 深谷	khjok 山谷	glɔək 道路(古)	

这是一组同族词(“谷”本指山间水道, “巷”是居里内通道), 都具有 KL 型复声母及舌根尾。跟方言中的古音遗留层次一比照, 就使我们了解晋语“巷”称 xəʔ-lɔ 和吴语称巷子为“弄”loŋ⁶, 原来都是 * groongs 的分化遗留, 完全可以互证。

第三节 上古音系的研究 范围和音系性质

明清时代研究上古音的学者主要依据《诗经》叶韵, 所以长期以来“上古音”的常规意义是指先秦两周时期的语音。但是现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则要大多, 上至原始汉语, 下至三国(甚至像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里所主张的最晚到五胡乱华之前), 都可以纳入上古音系的研究范围。

^① 藏文、傣文, 及东南亚的缅文、泰文、孟文、柬文、占文等原文都使用印度字母系统书写, 为印刷及阅读方便, 本书都转写为拉丁字母(声母后加-h 皆表送气, 双写字母表长元音, 转写表附于书后), 并以“藏文”“泰文”等指书面转写形式, 以与“藏语”“泰语”等现代语言相区别。

纳入这一范围的语音标准有三：(1) 占元音系统中最低位置 a 的为鱼部字(即中古《切韵》的模、鱼、麻三韵读同一元音 a)；(2) 三等韵腭介音尚未产生；(3) 作为音高特征的声调尚未取代-ʔ、-s 尾的音位功能。凡材料反映有这类表现的皆可列为上古音。这样从史前到魏甚至西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远古——原始汉语，指史前期的远古汉语。

前古——上古前期，指约当殷商的前上古汉语。

上古——上古中期，指约当两周的上古汉语。

次古——上古晚期，指约当秦汉魏的次上古汉语。

“原始汉语”是参照了从亲属语比较所得的原始汉藏语形式来修改上古汉语形式所得的结果，它是“前古”汉语的某种重拟式。“前古”汉语则以谐声、通假作为主要根据，重点是复声母系统的研究；“上古”汉语各种根据最为充分，自然是上古音研究的主体；“次古”汉语则有梵汉对译、古汉越语、古汉朝语等对音材料相比证。^①

各个时期只是大约表示先后，并不太严格，而且下一期总还有发展较慢处留有上期遗存的现象。

有人认为上古也有方言，反映在古文献中的语音可能不是同质的，尤其《切韵》系统不一定是直接继承《诗经》音韵系统的；因此，从《切韵》音系倒推上古音就是走了错误的道路。可是他们忽视了以下这一点，即汉语虽然方言众多，但是从未形成过真正的方言文学和方言书面语，自古以来都是依中州雅言为标准来记录语言的。这跟周人继承殷商文字从而接受殷人书面语的史实密切相关。学习汉字必须出于师授，老师教的中州音自然成为标准，书面语也就取得了士族共同语的地位而被尊为“雅言”。孔子尽管生活在东鲁，但是《论语》明载教学生《诗》《书》也好，执礼也好，都是用雅言而不用齐鲁方言的。

《切韵》音系的性质，其实著者之一的颜之推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依据金陵及洛下士族的语音；而且金陵音指的是东晋时南下的洛阳移民的南派洛音，而决非当地土著庶民的吴语。《切韵》用同一种中州

^① 以“次古”表示“次上古”，是仿用了陆志韦《古音说略》第一章把中古和上古之间的音称为次古音的叫法。“秦”还可扩及战国。

雅言的两派读音折合出未分派之前的音韵系统,含有同一方言内部构拟的意味,足以代表南北朝的共同书面语读音,而决不是像有些先生那样称之为杂糅、综合南北方言的音系,这样的音系在今天的条件下都还搞不出来,更不用谈当时了。

从上古直到近代,汉语的书面语一直是以中州音为标准音的,这是存在着几千年的雅言传统,虽然不同的作者可能会在文中夹杂某些方言成分,不过为了保持交际功能,语言主体是不可能变的。直到今天,汉语各方言尽管分歧巨大,而其读书音的文读系统也总是靠拢中州雅言语音标准的。因此汉语史所研究的历代音系,除非特别选择,都是以中州雅言的书音音系为对象的,本书所研究的上古音系的性质当然也是如此。所以在排除上述误解与疑惑后,我们可以大胆地把上古音系视为内部统一的古雅言音系。

第四节 亲属语与方言在古音研究中的作用

在我们的研究中,特别重视亲属语与方言,它们是今天可以查证的活材料。语言在迁徙传播中不断分化,系统较近的形成方言,较远的形成亲属语(注意这并不与民族融合或分化同步,畬族采用汉语所形成的畬话方言属近于客方言的分支,白族的白语则是汉语的同语族语言)。不管怎么变,都会含有反映古音状态的层次,例如白语“之、职、蒸”三部保留[ɯ]元音,幽部豪肴韵的字与宵部豪肴韵的字不混,去声和入声都读紧元音,“老、流、聋、两(二)、卵(擗丸)”等字说 k 声母等,保留着大量古老的语音现象,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古音信息。又如“计”字前人都归脂部,王力改质部,惜无所举证,而泰文 gid(思虑、计算)就可为证。

有人认为搞汉藏系语言比较不行,因为亲属语的文字藏文、缅文、傣文、泰文等都很晚,连最早的藏文,创制时代也只相当于唐代,不足以与汉语上古音比较。这是一种误会,历史语言学并不认为只有同时代的语言才能进行比较,语言的历史比较决不是绝对时代的比较。语言的发展跟它所处社会的发展相联系,因而各亲属语的发展是不平衡